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靈異部五

怪異

豕人立而啼

管子齊人殺彭生以謝於魯襄公田於貝邱見豕藏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

子彭生安敢見射之 | | | | 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喪履按此與左傳文相似 | 管子在左氏前故錄之數

眯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覺

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 | | 馬注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

他妖沙邱銘莊子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也吉卜葬於一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

洗而視之有一焉曰不馮其子靈公藏血化碧莊子義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弘死於

蜀一其一二三星墜木鳴荀子一何也曰無何也是國入皆恐曰是年而一為一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

陽之化物之怪星黨見荀子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罕至者也時一一之一一是有蝕風雨之不

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牛馬相生六上閭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畜作祆荀子勉力不時則一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可五世

之廟可以觀怪呂氏春秋商書曰一注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一

所觀魅物化空桑呂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之怪異也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燔人

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
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
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牛哀化虎淮南子昔公一為
一為一故命之曰伊尹牛哀化虎轉病也七日一為
一其兄掩尸而入硯
之則虎搏而殺之
噪陽固象畢方墳羊淮南子山出

精畢方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
一木生一井生一注
噪陽山
知其物名不能為害

抱朴子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
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
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
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
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
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
九卿者老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
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

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曰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一一一則一一一

也虞吏見當路君見東王父見雨師見河伯見無腸公

子見成陽公見雲陽抱朴子山中有大樹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一一呼之則吉

熱內抱朴子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蚊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一一亦可兼呼之

衣裘戴笠抱朴子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一一一名曰金累或

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金累見飛飛見如偃蓋之皆以名呼之即不敢為害也

抱朴子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一一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

人皆壽夔蜩兩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千歲馬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墳羊化為黃能

國語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以八於羽淵龍漿國語訓語有之曰夏

為二龍以伺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藏之吉乃布幣焉

而策告之亡而一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

婦人不悽諫之化為元龜以入於王府之童妾未既配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

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

是女也使至於桑穀共生史記殷紀亳有祥一南山為后而生伯服

大梓豐大特

史記秦紀襄公二十九年伐一怒特祠園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

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風水之中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史記趙世家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問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一一一一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囑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曹女孟姚配以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賜二笥有

副見視地生毛

史記趙世家繆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一一之

山下黃石

史記留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

果見穀城

天雨粟馬生角

史記刺客傳贊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

命也太過鳥噉肉狼乳之

史記大宛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

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

夏后啓

母石

漢書武帝紀見一禹治鴻水通輶轅山化為熊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輶轅山化為熊

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

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

兩月相承

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秋

八月有晨見東方

鐵不下隆隆如雷聲

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

郡鐵官鑄鐵一|地陷數尺|又如鼓音工十三人

驚走音止還視

地陷數尺|又如鼓音工十三人

如流星石鼓鳴|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

皆上去

石鼓鳴

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

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壑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

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

一|有

兵雌雞化雄|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

中

一|為一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

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鼠舞|漢書五行志昭帝

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鼠舞

元鳳元年九月燕

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徃視之一夜死鼠為巢

如故王使吏以酒酺祠鼠舞不休

一日一夜死鼠為巢

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一銜黃

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

一|桐柏尤多巢中無子

皆有乾鼠蟲食葉成文字|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

矢數十

蟲食葉成文字

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

生枝葉有——其——天雨草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而葉

相膠結大脂夜漢書五行志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如彈丸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之妖一

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污人衣淫之象也五足

牛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者馬生人秦孝公二十一年

有——男化為女女化為男漢書五行志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夫京

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亡一曰——官刑濫也——

嫁為人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

自相生葬陌上聞嘯聲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

先未生二日兒唬腹中及生不舉一趙春漢書五行志

之——三日人過——母掘叔養平帝元始元

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病死歛棺積六日出在棺

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呂聞

人生角漢書五行志景帝二年九月膠東行詔籌漢書

下密——年七十餘——角有毛

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擷一枚傳相付

與曰——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

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

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

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棗水

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

魚鼠之怪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

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畫

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漢

曰————甚可惡也

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一人居屋上漢書

霍光傳巷端人共見有一雲一微鼠以尾畫地漢書

霍光傳第中一暴多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漢書睦弘傳

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

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

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

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

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

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

之處今一一一一非人力所予端生火漢書

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按孟弘字予端生火西域

傳車師復城長國姑句家一一其妻股紫小人景

輒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

漢書王莽傳池陽縣有一一一長尺餘或乘白頭公青

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

衣漢書王莽傳殿中鉤盾土山仙人掌傍有一一一一

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草狀似鳥獸後

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儵欲來逆我也

書五行志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

離狐縣界有一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一鳩雀龍

蛇一之形五色各如其空樹中人面後漢書五行志

狀毛羽頭目足銅皆具

西北六七里一化龍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

一有一生鬚一氏之母浴而一為一入於深淵

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闕里白開後漢書鮑永傳孔子

銀釵及見猶在其首闕里白開闕里無故荆棘自除

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

而一一一一一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

匹練昇天

後漢書虞延傳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一一遂上一一占者以為吉天下玉棺

後漢書王喬傳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一一一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

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

呼穆者三

後漢書公孫穆傳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一一一一

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

盜社公馬

後漢書費長房

傳長房魯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敕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

也一一耳氣如雞子來降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

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婁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

前見天上有大豕一豕一我因豕有身王囚之後
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

蘭馬亦如之王曰為神魚鼈聚浮水上後漢書東夷傳
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淪水以弓擊水
一皆一東明垂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馬

世為白虎後漢書南蠻傳廩君死魂魄一祠焉竹王三

郎神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邈水有
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

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曰竹為
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

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
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

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觸木懷妊後漢書西南夷傳
縣有一食其父今夜郎觸木懷妊哀牢夷者其先有

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一沈一若有感因
一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
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
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
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
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

景象如虎為

其蔽火

後漢書西羌傳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

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目為俗遂
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
之推呂電入口姓身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
為豪

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常晝行聞
雷震仰天視而一其因吞之遂一十月而產此
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
令叔養馬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畧異部大人

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
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
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去
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
抄緣遼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
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大討曹魏志明
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
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
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珎之象皆隆起其文
曰一一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
室之宿昔而白石滿馬至地陷有二鵝出晉書初其文
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馬地陷有二鵝出晉書懷帝紀
洛陽步廣里一一玉龜出神馬鳴晉書懷帝紀時色蒼
者冲天白者不能飛

有城霸水雞三足劉象之家有木如人面

晉書五行志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一生飯化螺晉書石崇傳崇家稻米在地經宿

皆一為一又衛瓘傳瓘家取金環晉書羊祜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一所弄

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

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物祜即諸鄰人李氏東垣桑樹

之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大蛇垂頭而吐晉書杜預傳預初在

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化龍晉書張

窺於戶止見一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化龍華傳煥

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

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

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

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按

煥雷黃衣人晉書謝鯤傳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

煥雷黃衣人每殺人將曉有一呼鯤字令開戶鯤

愴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素衣小兒晉書

趙王倫傳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

室明旦開視戶如服劉鳥見二客化為雙鶴晉書陶侃傳

去職常有冲天而去時人異之燃犀照水晉書溫嶠傳

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怪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

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金櫃鳴聲似槌鏡晉書甘卓傳

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見物若兩眼晉書卞壺傳初

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城太守殷祐引為叅軍時

作按粹壺父邦亭驢山君鼠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

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
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
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
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
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
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網紀上祠請殺之巫曰廟
神不悅此是—————使詣荆
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開墓婢如生晉書
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
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而
伏棺——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嘗取飲食與之恩
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
惡既而嫁擣衣杵相語——晉書諸葛長民傳——
之生子擣衣杵相語——如人聲柳化為松

火生泥中

晉書張天錫傳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
山崩水泉湧出————————而天錫

荒於聲色

不卹政事

食蟻螬目開
晉書盛彥傳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

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覽行取蟻螬炙飴之母食以為

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童子化成青

鳥
晉書顏含傳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

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脩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

含含開視乃蛇膽也
一遂巡出戶得二物似烏鵲
晉書

鮑靚傳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
一靚曰此物不祥機焚

之徑飛上天
二鯉化鉞
晉書范文傳嘗牧牛澗中獲一機尋誅死

魚一成用以為刀刀成乃

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鰲刀
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
照鏡不見面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將一飲手狀
晉書劉曜載記西明

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
有——之——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

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兩脚著裙形見履長七尺三寸
晉書

載記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
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秦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

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
寇登得一——於河——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

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小人黑衣
晉書苻堅載

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記初堅之將
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
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

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勿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長安水影

晉書苻堅載記一有嚮言宋書五行志吳孫休世一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

能以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三公鋤司馬如宋書五行志孫休亦不自知所以然也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一匹練有頃沒我非人焚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

地狼

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

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

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同實而異名也

自謂嘗一再宿

宋書五行志

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耳初婢之埋

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青衣攜食白狼銜衣

宋書王懿傳年十七

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卧林中忽有——童兒騎

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

至前仰天而號號訖——仲德——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又仲德之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

像於塔中

白狼童子像見空中投芒屨隆敬宣食槃

宋書劉敬宣傳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

經人著耳鼻間並欲鳥飛入帳宋書胡藩傳夜佐史並

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覆雀殞宋書蕭思話傳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

乎官須髮為鞘眊宋書竟陵王誕傳左右侍直眠中夢

髻矣如此者數禍不入六慎門宋書竟陵王誕傳大明

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

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一

其言狂悖殺之

馬芻苗秀

齊書武帝紀臨沂縣麥不登刈為一

青牛入草

齊書州郡志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一驚走一使人逐之不得乃

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啓立為越州

吹灰火燃

齊書祥瑞志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

坐無火婢一而一自一

空中簾聲調節相應

齊書祥瑞志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

無管於是一一有一

一角羊頭龍翼馬足

齊書祥瑞志宋泰始末武進舊

瑩有獸見一一一一一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木理有法大德三字

齊書祥瑞志永

明九年秣陵縣闢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為薪剖樹一一自然一一一一

湖水

出綿

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
井——色忽澄清——百姓採以為繡栢柱生花

齊書五行志

建元四年巴州城

野火生精

齊書五行志
永明三年三

西鼓樓脚

數百年忽——

月庚午丙夜北面有——光上——長
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並黃赤色

五色幡飛翔雲

中

齊書五行志崔慧景圍臺城有一——
——半日乃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

也數日
慧景敗

蘭馬走逐路上女子

齊書五行志建武中南岸
有一——

女子窘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
股脚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

淮魚浮水向城

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進督南徐州
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

視見——

中——萬數皆——
出——上——門尋斃

持堊刷門

齊書到撫傳弟遁元
徽中為寧遠將軍輔

國長史海南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

夜歸見兩三人一遁死問至移公牀齊書徐孝嗣傳初

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移公牀齊書徐孝嗣傳初驚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一一孝嗣石鼓村地自開

成井梁書武帝紀始平郡中一一一殿柱繞節生

花梁書武陵王紀傳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一一一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

荷青衣童子擣藥南史宋武帝紀伐荻新州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

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

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地鏡南史宋文帝紀二十五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地鏡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

地中如水有錢龍南史梁元帝紀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黑

影謂之——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壓之栢樹變梧

同南史王晏傳父普曜齋前——忽——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

之又未敗前見屋楠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屋楠

晏惡之方以紙裹楠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

子悉是大蛇上見塹中小兒呼蕭丹陽南史齊宗室新吳侯景先傳沈攸之

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有——————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

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

陽尹景先日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塹中空中

言碑石涌起

南史梁宗室恭傳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

許馬名為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一明旦視之碑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

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

黃雪霽糴

南史梁邵陵王綸傳葬之

日一獨不下雪

唯冢人頭魚身龍形馬首

南史康絢傳其秋淮水暴長堰

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一或一或一殊類詭狀不可勝

名金龜

南史王僧辨傳時有安城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一一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

為神而禱之所請多

蛇上靈牀

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

驗無賴者多依之世所疾及死有惡一來一一當

神獸導引

魏書聖武帝紀獻帝

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一天池簫鼓

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一歷年乃出魏書一朱榮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初連池魏言一也父新興魯與榮遊池上忽聞一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

之子盡皆倒立

魏書一元世雋握槊忽聞局上歛然有聲一尚

世隆甚惡之日子河伯外孫一魏書一高句麗傳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

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閑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

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
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
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
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
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畧宜遠適
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
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
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
魚鼈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
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
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馬登牀周書盧光
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焉馬登牀傳及為京
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
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忽升廳事
——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
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井甃生花如蓮

隋書李景

傳景府內一
中有鐵馬甲士
黃蛇有角
隋書薛濬傳

並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
時與宗中諸兒遊戲於澗濱見一
及足召羣

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
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問之僧曰此

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
終而出忽然不
禾生銅研
北史齊文宣帝紀四月夜一

見時咸異之
穗石佛舉頭
北史盧辯傳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

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
石燃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

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年壬寅雲陽一者方丈

畫如灰夜則有光投草
小鳥生大鳥
舊唐書高宗紀永

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
徽五年七月辛巳

有如一
如雀一
如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涇州

鳩於萬年宮皇帝舊宅
獻二小兒一

年四 地色如水 舊唐書中宗紀洛陽城東七里許

中經月 金剛臂有黑汗 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三年甲辰太僕寺佛堂有小脫空

右一忽一色類血 滴下 猫鼠同乳 舊唐書代宗紀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

家得一 雨木 舊唐書德宗紀陳留一 相害籠而獻之不 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而植於

地凡十 啣柴為城 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烏皆入田里許 緒李納之境 一 方十餘里高

二三丈緒納惡而去之信 海凍 舊唐書穆宗紀青石頰宿復如之烏口皆流血 州奏 一 二百里

舊唐書文宗紀太原柳公綽奏雲代 衆禽成巢 舊唐書宣宗紀蔚三州山谷間 化為一人取食之

舒州吳塘堰有 潤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啄皆紺

色其聲曰甘
人呼為甘虫

甘虫

見上

稍刃有花文

舊唐書崔義元傳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

見用義元見羣鼠渡洛又
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

日鬪

唐書僖宗紀十一月丙辰

兩一並出而一

池中龍鳳形

唐書五行志垂拱二年九月已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雷電

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
一之米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

魚頭戴

蛭

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江西北溪澗一皆一蛭

風陵堆

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六月乙

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一一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石鳴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龍池聖德頌一自一其音清遠如鐘磬石與金同類春秋

傳怨謫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言石鳴近石言也

鼠變為狗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

起盤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躍於地即

壯大雄目

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

沒聖水

唐書裴度傳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

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

禁塞

茵生帶上

唐書鄭注傳注敗前為蠅數萬飛去大蛇垂

開楯

宋史魚周詢傳在安州時園吏見其異丹砂化

雙雉

宋史李大臨傳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

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

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一緡起立

宋史文苑傳夏

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

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上

依韻和以賜之未幾被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

驚得錢輦歸家忽自地良久而仆聞者異之

蛇遶身

遶史蕭蒲奴傳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

異之

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

生焰

元史順帝紀石州民所持槍忽火抹之即無搖

之即

紅稽黑字

元史五行志至元十六年六月彰德路有忝自生成文

下太平其下節

樹瘿裂得嬰兒者五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先世居

云天下刀兵

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

乃生瘿若懷娠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壯

遂能有其民人土

逐日杖化鄧林

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

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貳負之臣

山海經

與貳負殺寔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黑羊白血

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穆天子傳壬戌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

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安寡人

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靈鼓化黃蛇穆天子傳季

爰有———注記異也冬甲戌天子

東遊飲於留祈射於麗虎讀書於荔邱獻酒於天子乃

奏廣樂天子遺其———乃為———是日天子鼓道其

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巨靈化青雀

於戎以為琴則利注洪範所謂鼓妖也

郭憲洞冥記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帝傍有青

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

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成——因其飛椽楠

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化龍鳳三輔黃圖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

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於天也漢武

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
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
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
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
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
鳳間自毀——皆——為——從風雨飛去
狗蓄火
應

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
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
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
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於竈前——家益恠
恠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隣里此有
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
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
大樹白頭公
應劭風俗
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
通謹按桂

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
十餘園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

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
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
一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
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
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
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
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
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乘槎到天河

張華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

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
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齋糧一而一去十餘日中
猶觀星日月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
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
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
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
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日
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一一時也

細腰

干寶搜神記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敗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疾病轉賣鄰人阿文

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一一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為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為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

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

宅遂清寧

怪故謂之一一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鳥獸能言

王嘉拾遺記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一一皆一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

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雞犬更生見華表照

形

吳均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一日以我才

貌可得見司空即華表曰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華無不應聲屈滯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一之則一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洛陽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小兒驅鳥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狸

一上著通天犀羣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

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蠹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云何為見屠割必祈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

鵝籠書生

吳均續齊諧記陽羨許彥子綏安山行過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

云脚痛求寄——中彥以為戲言——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十四亦頽

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寤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悵悵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蛟妾**任昉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是永平三年作**蛟妾**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封使君**任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一一告桀吉凶**封使君**亘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一一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米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

耻其類而惡之

青羊

任昉述異記梓樹之精化為一一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

百年而色白

螺中女

任昉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

大一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一有美一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憐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

女歎息升雲而去

兄弟石

任昉述異記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

化為石因號一

池中風箏有淪輒有小鳥銜出

酈道元水經注池在山原

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馬冲照一嘗無斥草

及其一

若會稽之耘鳥也翠色

落翮

酈道元水經注郡人王次仲少有異

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台之三徵而輒不

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

二一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駟小駟之名矣

赤灰跋

酈道元水經注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

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日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特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一一一於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

社樹腹蛇

酈道

元水經注城南門外舊有郡社栢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月朔白正

酈道

元水經注按郭公世語及干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八地三尺頭西

南指不可動止————以為飛夜遊女酈道元水經注西北流逕

陽縣故豫章之屬地多女鳥元中紀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

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石豬酈道元水經注水出蜻蛉縣西

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

敢往鬼彈酈道元水經注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牧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

曰——數女取螺化石酈道元水經注漢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

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於此遇風雨晝晦忽——

為——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啓生石中摯旱則鞭陰石

呱空桑抑斯類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旱則鞭陰石

多雨則鞭陽石

鄺道元水經注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

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

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一一應時雨一一一一一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

徃有效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

蘇秦家金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

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

百斤銘云一一一得者為青石浮水

崔鴻夏錄赫連昌永光元年查

城劉睹川有一大如馬頭一在工逆流而行

鼠渡

崔鴻北燕錄馮弘二年六月有一集城西盈數

里地中西行至水前啣馬尾後者迭相啣尾而識者以為民遷之象

銅佛生毛

崔鴻前涼錄張

天錫三年東

樹變人形

崔鴻前趙錄劉曜光初三年西

撥一為一一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
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腳著履之形
葛作黃鳥形

西涼錄李嵩二年燬煌有
緣木而生一一之
提茗鬻市旦夕不減
陸羽茶

者老傳晉元帝時有老燒每旦獨一器一往市一之
一人強買自一至一其器一一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

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中至夜
老燒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羅浮梅花
柳宗元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一一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
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入淡粧素服出近

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
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

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
師雄亦惺然但覺風雨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

視乃在大——樹下上有翠羽啾
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小兒化龍 柳宗元龍城錄茅山

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
——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
詢誰氏子兒莽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
入欲掇之行不三十步見兒——作——形一手握三珠填
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
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中箭孤

鶴 薛用弱集異記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
雲間有孤鶴徊翔馬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
帶箭徐墜將及地大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
良久乃滅並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馬依山臨水
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
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
古一歲率三四而至馬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
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接馬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

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明皇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觀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一一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殿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上帝失

樂神二人藏於君女鼻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

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

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踈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磬

神聖戀光政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賦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

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

滿山悉是

黑漆匙筯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其處多大木客仰

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馬常見燭影在

雙旌上

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之每捉生踏伏

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

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一一一一一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海影翻

段成式酉陽雜俎諸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一一一則

如石破有鳥飛去

段成式酉陽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子大如雞卵黑

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耆然而一一一大如巧婦一一

斫鱸化蝶

段成式酉陽雜俎進士段碩常

識南孝廉者善一一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嚮捷若合節奏因會客銜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

鱸悉一一為胡一一飛去南池柳化魚

段成式酉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

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有小池一，邊巨一，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一負碑入。

水段成武，酉陽雜俎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

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壁影段成武，酉陽雜俎一，高郵縣。

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輦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

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餽中人。

段成武，酉陽雜俎，宛枕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一起如漚，高出甌外。

瑩淨若琉璃，有一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碗如舊。

但有微瑩耳，數日其子遂著。染翰題頰，段成武，酉陽雜俎，郭代公嘗山。

居中夜有人面如盤
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
一其一日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

畢吟之其物遂減數日公隨樵閑步見
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馬
回首髻及地腰

勢如規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
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

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
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

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
一馬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骨

珠隨視而長頃刻及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和州劉錄事
者大厯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

魚數人尤能食鱸常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
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筵初食鱸數疊忽似哽咯出一

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
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
一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

競觀之————長——遂梓劉因歐流血良久
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
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
能
飢躍出蔽地著牆勻

若蠶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
城東狗脊背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

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
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數斗悉————

——無一粒重者蠱牆之半如界
馬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馬

猪都烏都

段成式酉
陽雜俎伍

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
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
婦女為人都鳥都左腋下鏡印濶二寸一分右腳無
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
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
土壑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

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為履履治脚氣

月夜有小人五六遊

花上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

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石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

段成

式酉陽雜俎于季友為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寔於佛殿中一遂一觀親其事異蜂如人成

式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一聲一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罽巾網獲一鳥寔於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

曰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禮星子祠當為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小兒衣豹犢鼻攜

五色繩覓趙相

章絢劉賓客嘉話錄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

不經旬日趙相薨

宰相碑

章絢劉賓客嘉話錄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

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也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

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黑松使者

馮贄雲仙雜記元宗御案墨曰

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

皆有龍宿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世上有文者墨上有龍宿十二

見具見冥中事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孝師為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曾死復蘇

元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

鬼使請馬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韓君端居

亡事忽有人詣門稱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

碧芙蓉唱

玉樹後庭花

蘇鶚杜陽雜編雲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

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香潔齒蓄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

一馬其曲則一一一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
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
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
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按載謂元載**金玉化**
蝶蘇鶚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
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工每覩芳盛歎曰人
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
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
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
娛樂遲明視之則皆一一也其狀工巧無與為比而內
人爭用絳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
開寶厨覩金錢玉屑之內將有一為一者宮中方覺焉
響石鄭常洽聞記南嶽岵嶺峰有一一呼喚則應如人
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
中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卧獸人
呼之應答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黑犬化丈**

夫

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樅汗而

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撲馬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卧於廐舍閤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一馬至廐中且嚙且躍俄一為一衣冠盡黑即挾馬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嚙躍還化為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連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為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

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噍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穉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即當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笈語黑衣人推而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

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鄰居士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犬毛狀甚惡盡殺之以歸

生魂未歸
張讀宣室志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一一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

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屐化為

白鳥

張讀宣室志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

有二履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履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馬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仍失其履後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忽——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諸葛武侯後身

張讀宣室志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

召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之——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

鬼在臆中

張讀宣室志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瘳其

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割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隨手作痕深可數寸

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

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袞州幕泊商山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為主入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閭當為酌贈頃之都伍鄉社悲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圓有磐石季弘坐其上置驢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嫗在傍

謂曰汝勿向客前安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
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
石上以中指畫之————季弘汗落神駭
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
他適
劉敦杜光庭錄異記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
有石如瓦甃光滑瑩潔人嘗看說之頗有靈
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撲之忽有寄居
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
者諸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
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
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
言話甚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
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斲掘其下纔
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濶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
窻以護
蠅集化石杜光庭錄異記會稽進士李眺偶拾
淨之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為書

鎮馬偶有一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一為一
求他蟲試之隨亦化馬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食物之

僧立化為石

杜光庭錄異記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

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濶漸有山
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嚙氣不覺
饑渴其同行之僧饑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
饑渴速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饑甚固求
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

一一一一一一

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

牟平海濱矣

金戴山鹿鳴

孫光憲北夢瑣言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

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中———嚴曰此際必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天帝取著碁

光孫

憲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慕品甚高少進
敵手有一張小子年近十四來謁覓慕請饒一路滑生
慕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
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
冠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
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慕客——
命我——公——請指揮家事滑生驚
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魯校書

錢希白洞微志汴都

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
為怪人或過之多稱——或云石押衙**木中有上天**

大國四字

沈括夢溪筆談——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
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

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
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橫畫即是橫
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
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

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朝廷頒詔池水盡黑

方勻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

以藏真廟御製故也當時一卿沈紳常記其事如人月

下吹笛像

范正敏遜齋閑覽余尚書靖慶厯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

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

中出乃伐之取以為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一

能及重以膠合之則無聲矣

海市

范正敏遜齋閑覽登州海中遇晴霽

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一東坡嘗一見之

馬死剖得小蛇於心間

張唐

英蜀檇杌王建所乘一私自異之

石鬬

魯應龍閑窓括異志陳山龍王廟後

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一從半山一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餘乙卯歲到祠中嘗賦詩於壁以紀其事楊戩乃一

蝦蟆

陸游老學菴筆記中貴一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扁鐫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

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

室忽見牀上一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為何

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球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

開封獄自道如此

兩目如金光彩射人

見螺婦皇甫氏原化記

吏家臨荆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一一

水自成花

李玫纂異記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

花葉者細花如瓦工工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

巧筆不能為之以王城差我若萬頃琉璃周密癸辛雜

紙摹之無異石刻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

清虛之府下視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劍化金蟬周密癸辛雜

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年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

衆鳥周圍之火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

村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

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

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

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為日影所照

則有三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

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

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墓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墓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挿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見火——散飛而去

木乃伊

陶宗儀輟耕錄回回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使

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錫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

鬼賊

陶宗儀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

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過其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投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偕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

蓋娼平日數為他人借觀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偽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為姦意娼竊思道流之語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煙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秦不華元師為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一一云余親聞奉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

黑雲類人馬火光若燈燭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乙未正月廿三

歲月矣
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一一簇中彷彿皆一一而前後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一
樹鳴
陶宗儀輟耕錄金石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曉

草木之變異雖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擾怪事尤甚
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
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一若牛一者三主人與僕
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資產又兩月屋燬
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壑汎
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憂憂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
栢樹項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
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
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
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
吁誠異哉

義作牛鳴
陶宗儀輟耕錄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
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

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
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
汴夾谷郎中者歲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
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齎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

及至正壬辰冠起靳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亦在列既入窖——者七

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弊帚開花陶宗儀輟耕錄至

窖後遭發掘獨此藝獲存正辛卯夏松江普

照寺僧舍一——又嘉興儒學閩人陶氏磨上木

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

鐵礎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

有此怪而皆無恙豈非闕係國家之氣數乎犬脇生

子陶宗儀輟耕錄元貞丙申秋大都城南武仲祥家有

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

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馬絆鄭元佑遂昌

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雜錄今嘉議

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

八蕃雲南宣慰司史繼解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

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

且——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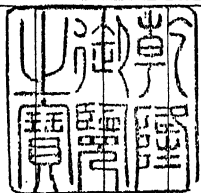
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窺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鐔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所啖

狙猿

朝廟

仇遠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旁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

日而後去次年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中書_臣沈 颺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_臣王 瑣

謄錄監生_臣 欽際隆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方術部一

五行

水陽伏為陰

子華子一風陰也而其發為陽

水涵太一之中

精

子華子一風涵太一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

陽之氣為火陰之氣為水

子華子一冬至之日燥一火勝故

勝故夏至之日濕

火明木達金辨水藏土發生

子華子一喜一也一氣之

喜一也一氣之喜一也一氣
之喜一也一氣之喜一也
天降一氣五氣隨之子華

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

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
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

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
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

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
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

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
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

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
陰止以收而地濕火生天

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
生濕濕生土
燥水生一鶻冠子天者神也地者形也
華物照物割物
沉物鶻冠子以木一天下盡
火一一天下盡火也使居南
方主夏以金一一天
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
水一一天下盡水也使居
北方主冬以土為大都天下
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

義保專制困

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

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母曰

母生子曰一子母相得曰一母勝子曰一子勝母曰一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

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因舉事破滅死亡土

與金木水火雜

國語故先王以成百物

終始五德

漢史記

帝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一傳一事言方建除叢

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辰

史記曰者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

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

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行

五行以五行為主見木者貴臣卿大夫之象

志漢書五行

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

氣脅木木先寒木介漢書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揚光故得雨而冰也

輝為明漢書五行志火南方濫炎漢書五行志自上而

火不炎上金為水宗漢書五行志一得其宗而昌水火壯火水妃漢書

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

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壯木以天三為土十壯土以天五為水六壯

火以天七為金四壯金以天九為木八壯陽奇陰盛水為牡陰耦為妃故曰一一之一也

長漢書溝洫志一氣羽氣乘宮漢書李尋傳一注晉灼曰羽北方水也

宮中央 以水為本

漢書李尋傳臣聞五行一其

土也 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 六甲窮日

後漢書鄧禹傳明日

癸亥王匡等以 五德千五百二十歲

後漢書郎顗傳

三百四歲為一德 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

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

反支

後漢書王符傳公車以

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改變也 反支

一曰不受章奏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

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

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變火

隋書王劭傳助以古

代廢絕於是上表請

一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

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

晉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
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
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
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
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
久未能頌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
法上

水中出火

五代史吳世家十二年
江

不與火分功名

董仲舒春秋繁露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
於四時無所命者
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
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
父子之序相受
而布
董仲舒春秋繁露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
土居中央此其
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
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相據以生

魏伯陽參同契五行錯王

更為父母

魏伯陽參同契五行相克

子卯日沐

王充論衡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

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

日氣

王充論衡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向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也

寒炎

新論火性宜熱而有蕭邨

貴人為主

沈括夢溪筆談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

神將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勾陳

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

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之以占事吉凶皆

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
理於君者遇之乃吉

戊在戌巳在辰

沈括補筆談世之言陰陽者以

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巳則常與丙丁
同行五行家則以戌寄於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戌
寄於巳而以巳寄於未唯素問以奎璧為戌分軫角為
巳分奎璧在亥戌之間謂之戌分則一當一也也軫角
在辰巳之間謂之巳分則一當一也遁甲以六戌為
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戌亦當在戌六巳為地戶地
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戌
皆土位故戌巳寄馬二說正相合 驛馬是先天三合
數儲泳祛疑說纂一
數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
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
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於理本於
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
十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

一而為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
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為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
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陽而逆行故申
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為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
二十有一而為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共八合
為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為金局之驛馬此
驛馬之法
三刑是極數
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子
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逆自卯極十數而為無禮之刑
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為無恩之刑丑順至戌
戌順至未極十數而為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為
殺數積數至十則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
刑之法所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處
儲泳祛疑說纂
由起也
一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
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禍

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為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為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為四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酉是為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為四季之正殺此壬身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儲疑

說纂一一一一一甲戌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為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戌在牛羊庚辛逢馬虎為是兩位各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為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人若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為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乙在丑丙在寅丁在卯戊在巳午為對

衝則虛之已在未庚在申辛在酉壬在亥癸在丑十千
順布十位已週乃再以十千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
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為申之衝則
虛之已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癸在未一逆一順
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於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
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貫中之合氣也先天卦之坤在
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晝夜二
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各兼信智
晁迥晁氏客話水
土二行
人火龍火
張世南游宦紀聞內典云
得水則滅
得火則生
而陰錯陽差
王達蠡海集
子分為四段
自甲子已卯甲午已酉各
得十五辰
甲子之前三辰
值辛酉
壬戌癸亥為陰錯已
卯之前三辰
值丙子
丁丑戊寅為陽差
甲午之前三辰
值辛卯
壬辰癸巳為陰錯
己酉之前三辰
值丙午
丁未戊申為陽差
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

亦得十二辰是為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為陽
辰故有陰錯巳卯巳酉為陰辰故有陽差也 四極四

藏

王達蠡海集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為一
寄四祿馬辰戌丑未為一寓四墓馬故此八支各

藏一陰於寅申巳亥為四開闔就生四祿馬故各藏二
陽於戌藏於辰戌巳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戌藏於

巳巳藏於午則亦
就寄祿而藏焉

合異為一

張仲才文始真經金之為
物可一一金而鎔之一

金水潛火飛木茂金堅土和

張仲才文始真經一一故
蘊為五精一一故達為五

臭一一故華為五色一一故
實為五聲一一故滋為五味

醫

痊睢礦石

管子赦者奔馬之委轡
毋赦者一一之一一也

風生骨

管子東方曰
星其時曰春

其氣曰風——木與——南方曰日其時在夏其氣曰陽
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
土益力土生皮肌膚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
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陽生氣——上——土生皮肌膚——上——陰生甲——上——寒生血——上——醫理藥

淪

也——子華子——者——也淪者養也

四然二反

——子華子——臟之

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
然也察於——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
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
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若彌乏矣察
於——者而加疏持養——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
淪焉夫是之謂藥持養——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
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
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魄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

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溢則殆慮殫則蒙智礙流水
則愚故所謂一者持此者也所謂一者養此者也

不腐戶樞不蠹

見

脾藏意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

魄

子華子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

一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

知疾所自起

墨子譬之如

疾者然必一之起則弗能攻

化心變慮

列子宋陽

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
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
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
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
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一其
一其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

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向明見心

明列子文摯乃命龍叔背

而望之既而曰嘻吾一子之一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攻偕生之疾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

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換心上

衆醫良

醫神醫

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

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

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

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

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

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

也季梁曰一一也亟屛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

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

季梁曰一一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

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

石其如汝乎季梁曰一一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

自矯俞盧上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莊子秦王有病召醫

瘳舐痔者得車五乘積毒成藥

舐冠子一鬼神避

工以為醫

鬼神避

之鵠冠子王獨不見夫俞附之扁鵲最下鵠冠子王獨

為醫乎已成必治

不聞魏文侯

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

兄最善中兄次之

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

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

毒藥剖肌膚間而視神上良醫化之鵠冠子攻

名出聞於諸侯

之於腠理韓非子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

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鵲

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

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

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

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

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

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

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

良醫之治病也

在骨髓司命所屬

見齊藥韓非子醫彈

瘞

韓非子一者病飲藥者苦為苦憊之
故不彈瘞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精不流則氣

鬱

呂氏春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也形氣亦然形不動
則精不流一一一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

則為揭為聾處目則為瞶為盲處鼻則為竅為窒處腹
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癱輕水所多充與癰人重
水所多腫與癰人苦水所多疔與美人辛
水所多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疔與癰人辛

叱而起疾遂

已呂氏春秋齊王疾病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
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

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
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
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
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屣登牀履王衣問王之
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
乃一王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
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
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藥萬變之若良醫病
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藥萬變之若良醫病
萬變一亦一病變而藥不治十起九良醫於此
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人而一一人之類推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平
所以求之萬也散積血斷木
愈齟此一之者也
藥貴其一一一知病之所從生注
摩音樂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
醫多盧盧楊子扁鵲
盧人也而

治疾之聖

抱朴子附扁和也鍼艾之伎抱朴子疲癘之時醫巫為

貴異口同辭惟論藥石豈可便謂

生枯起朽抱朴子雖

一之藥猶謂不及

述方文中子注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

先寢食而後針藥

文中子謂北山黃公上醫醫國語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為
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
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
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
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蘇聞
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
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
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一一一

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畫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蠱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投石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一其一日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嘗百草史記三皇紀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始一禁方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始有醫藥禁方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

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
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
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
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
脉為名耳注徐廣曰鄭當作鄭飲上池水上見物上視見垣一方人上見

盡見五藏癥結

見上

特以診脉為名

見上

當生者能使其起

史記

扁鵲傳扁鵲過虢號號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
子喜方者曰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
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
湯液醴灑鏡石橋引案机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
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爪幕漚浣腸
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
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
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

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告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躄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慶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也此自一一一越人扁鵲曰越人非能俞跗見練

精易形見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見

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見良工取之拙者疑殆上能生

死人見隨俗為變史記扁鵲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

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

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帶下醫見耳目痺醫見小兒醫

見黃帝扁鵲脈書史記倉公傳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

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當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

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
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
舊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
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一之
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
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
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
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
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
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練五石齊史記倉公傳
三年三十九歲也按意倉公名練五石齊王侍醫遂
病自一陰石治陰陽石治陽史記倉公傳一以病夫
一服之
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則為陰柔齊剛齊見
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

脈法

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

聖人為之

一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

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

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

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

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

以故至診籍上國工文記倉公傳問臣意師慶何見於

今知之診籍上國工文記倉公傳問臣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

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

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

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處
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一
一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
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
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
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精方妙方上見聖儒上順者乃治之史記
以故愛意也

傳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
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一一一一
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五診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曰
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
教以一一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

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
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蓄川王時遣太倉馬長
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按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
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經
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經
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經

脈高下

見上

上下經脈

見上

守數精明

史記太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為方者宗一

謂近之

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度箴石湯火

漢書

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
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一一一一所施調百藥齊和

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呂物
相使拙者失理呂痼為劇呂生為死

至齊之得猶慈石

取鐵

見通閉解結

漢書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
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

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
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
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見論病及國

原診知政

漢書藝文志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

蹈背

出血

漢書蘇武傳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燭火覆武其上其

氣絕半日復息

竹筵導脈

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剗之量度

五藏呂

一可以治病

發精於鍼石

漢書叙傳

曰繇秦醫繇也

運手爪

後漢書趙壹傳鍼石乎注也鵲扁鵲也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

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

涪翁

後漢書郭玉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

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一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四難後書郭玉傳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膝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呂承之其為療有——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處齊不過數種鍼灸不過數處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後漢書華佗傳精於方藥——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假稱量——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呂神膏四五日創愈漆葉青麩散後漢書華佗傳阿從一月之間皆平復

人若佗授呂一一一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呂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壑酢吐蛇魏志華佗傳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百餘歲壑酢吐蛇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一大一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一一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地葦約灸處如引繩兩脚蹠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處創

愈即行後
下行端直均調
夾脊一寸上
善別死生
吳志顧雍傳初

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目疾方

六物
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

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

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
起五夜早眠六凡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

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

撫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高手醫
晉書謝元傳詔遣一蝦蟇膾
嘗為獬犬所傷醫
云宜食
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飲乳
宋書何尚之傳還

一婦人一百瓶水從頭自灌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

乃得差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

令信父骸身坐石上一垂涕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

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涕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

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

大熱吐雞離南史褚澄傳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

病也吐雞離南史褚澄傳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

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脈謂

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菰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

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

是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

藥又吐得如向者雞為芻人案孔穴鍼之南史張融傳

十三頭而病都差為芻人案孔穴鍼之融與東海徐

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

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瓢與之曰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七

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一處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處又鍼肩井三處

見當世服其通靈

下火而牀重衣以覆

南史范雲傳武帝九錫

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以石為針南史王僧孺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一一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

爾經方浩博務存精要

魏書宣武帝紀詔曰朕乘乾御

刑厝至於下民之乾鰥疾苦心常憇之此而不恤豈為
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常於閒廐之處別立一館使京
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勅醫署分師療治考其
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
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又一一一一流傳處廣
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一
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隔而脉之深得病
形兼知色候魏書徐謩傳徐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
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募
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
諸病人於幕中使謩一一一一一遂
被寵抽針即愈魏書崔或傳或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
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畧曾病王顯等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北齊書李元忠

傳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精習精習

經方洞曉針藥北齊書李元忠傳密性方直有行檢因

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按密元忠族弟蛤精疾北齊書徐之才

傳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一也由

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

子二大三縛悉除周書姚僧坦傳伊婁穆以疾還京請

如榆莢三縛悉除僧坦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

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坦為診脉處湯三劑初服一

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一劑

而兩脚疼痛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灸額

僧坦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灸額

歆莫

隋書麥鐵杖傳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

丈夫

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父炷一瓜

入靈府中

許智

藏傳

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

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

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

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

崔氏曰妾得計矣當一一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

診脉

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癰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

而薨上奇其九針舊唐書職官志針博士掌教針生以

妙養物百段

九針

經脉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又以

針名為補瀉之法注其未聞良醫能治老

針名

有九應病用之也

未聞良醫能治老

舊唐書賈敦

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

之敦實曰

一一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

也終不服藥

猪肪穀膝唐

書李抱真傳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為
抱真鍊金丹始抱真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
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
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
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
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一一一下之殆盡病少間季
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無故不宜服藥舊唐書裴濟傳
也益服三千九頃之卒穆宗復進方士
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若精識高
道深遠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
凡人一一一藥氣偏有所助令人
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
意之所解口

莫能宣

舊唐書許胤宗傳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

候幽微苦其難別一一一且古之名手惟
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

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瘵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舊唐書孫思邈傳天有四時五行

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
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
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贅瘤也山崩

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
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
和之以至德按摩呪禁唐書百官志太醫令掌醫療之
輔之以人事法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針
師三曰一師外臺秘要唐書王珪傳孫奭性至孝為
四曰一師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
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鑒游遂窮其術因以佐使相須書
所學作書號一討繹精明世寶焉
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
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
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銘之江南偏方不周晚藥
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
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
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
嘗藥以極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
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

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一一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

書遂今古集驗方唐書陸贄傳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祗

為一篇示鄉人云五太醫箴唐書柳公綽傳憲宗喜武功

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

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決肌

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

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

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

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

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

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

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

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

次定四軍全書

醫敢告 氣與心流疾乃伺之上見理於未然上見鍼肩唐書

傳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魯州刺史庫狄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矢嚮棚立一其偶一進

曰可以射 校醫術優者為翰林學生宋史太宗紀雍熙四年九月癸亥

十道六通宋史仁宗紀詔試醫官須引醫

為合 九父宋史盧懷忠傳懷忠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與歸京師太祖遣醫一以賜之國醫

屈服宋史高若訥傳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一皆一

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 高氏學上燒地灑藥

書名醫多出衡州皆本高氏學焉宋史王克明傳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一一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

觀形色知病所在

遼史蕭胡篤傳曾祖敵魯明醫馬上人有疾一其一一即一一一

視疾亦知標本

遼史直魯古傳吐谷渾人世善醫雖一一一一一一一

有十全功

遼史耶律敵魯傳字撒不挽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焉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一一

視疾若隔紗覩物

遼史逆臣傳迭里持有膂力善馳射馬躡不仆尤神於醫一人一一

莫不悉見六門二法

金史張從正傳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所著有正傳精於醫貫穿難素

世開竅納書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八歲試童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

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

古方新病不相能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

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也自為家法云十三

科元史選舉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一疑難題

義年終置簿解納送調陰調陽桓寬鹽鐵論扁鵲撫息

本司以定其優劣焉調陰調陽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

盛則損之而一寒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華

氣盛則損之而一寒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華

博物志神農經曰一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一謂六芝之延

年也一神農經曰一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一謂六芝之延

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和痛之所以

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

神橋井道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母曰汝去之

矣橋井道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母曰汝去之

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

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來年

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杏林葛洪神仙傳董奉居

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杏林山不種田日為人治

以九鍼為補瀉之法凡鍼疾先察五臟有餘不足而補瀉之

使內疾不留外邪不入

唐六典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風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濕五曰饑六曰飽

七曰勞八曰逸凡人支節府藏積而疾生導而宣之

除邪魅

唐六典呪禁博士掌教呪禁生以一一一一之為厲者

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人

善治病人

貝母試瘡聚眉閉口

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

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多覺膊內肉漲起

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

戲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虎鬚治齒

段成式酉陽雜俎虎交而

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挿齒間即愈鄭為拔數莖與之因知

也黃帝針八邪言祖士衡西齋話記龍圖待制李行簡

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邁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

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

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

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

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其足不

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耳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

虛曰向之所針乃一壯之沈括夢溪筆談醫用艾一灼謂

干壯壯人當依此數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沈括夢溪筆

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為用大畧相統制如此為宜

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
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
者多為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處方用意幾似古人
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續明道雜誌斬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
其
三

斗火一盤冰

方勻泊宅編蜀人石藏用以醫術遊都城
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

用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虛實察病之陰
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見
一藥於冷暖而皆有稱於一時何也俗語
云藏用擔頭
得術於高參

政得脉於郝氏老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
衡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公副

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
若訥
其說謂高參政醫學

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
言郝至診其脉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
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挽覆其頭項以湯沃之
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
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品量增減伯
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自此疾平復
溫聞見前錄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岫子堅誌其墓載
其平生所治甚異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過病
一一之服者無不驗外能解人而視經絡邵博聞見後
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張濟善用針得訣於異人云一一一一其一一則無
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其針無不
立木王則金絕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吳廷紹為太醫令
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
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

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延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
志其方他日以堵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効或
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嘗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
之
夏薑豆乃解其腦後下鍼薛用弱集異記狄梁公性開
毒耳羣醫大服腦後下鍼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
入闕路由華州闕闔之北聚觀如堵公引轡遥望有巨
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
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
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即於
許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曾無病人領列竈煮藥趙
麟侯鯖錄王彥伯醫名既著一三四一於庭老幼
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
各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酬不醫之六經葉夢
來者亦不責之其普眼長者之流與醫之六經得避

暑錄話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
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才術皆一一
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
為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
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為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已妙
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
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
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
書為司命也思邈之協濟成仙上見妙盡古今方書之要
為神仙固無可疑

見二書為司命

上見地漿

葉夢得避暑錄話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

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
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
見本草陶隱居八言勝服藥葉夢得避暑錄話素問勞
注謂之一一似

一也食掛魯應龍閑憲括異志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鑊旋煮湯

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一一凡

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

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五臟蟲上行肺蟲下行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姚寬西溪叢語許微叔精於醫云一一皆一一惟有治之此二日衙推陸游老學庵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

肺蟲上行也衙推年游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

之舅為醫者也北方人市金杵白嚴防禦家顧文薦船

醫皆稱衙推不知何謂憲夜話考

宗嘗患痢眾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

之由語以食湖鰯多故致此疾遂令胗脉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白賜之乃命三點以官至今呼為

周密齊東野語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一者以鬼宮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

鬼壘鬼枕鬼牀

周密齊東野語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一曰二曰鬼信三曰

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

曰鬼鬼市上鬼臣上鬼封上隔垣知病鈔溫陵醫僧圖

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

之剪舌陶宗儀輟耕錄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

出至胃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御聶只兒乃也里可溫
人也嘗識此證遂去之頃間復生一亦剪之又於
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
統癸酉也廣惠司若回回之為醫者隸焉割額取解
陶宗儀輟耕錄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鄰家兒患頭疼
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一開一上一小一堅硬如
石尚能活動頃馬方死疼亦過止當求得蟬至今藏之
夏雪簑云嘗於平江閭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
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
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天灸居
錄八月朔以益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
牙筋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